

# 灯影下的规则

李广华

在很多高级别的瓷器展览中，常常能看到官窑产品——灯台的身影。有一对著名的清乾隆年间景德镇督陶官唐英掌管御窑时生产的青花勾连纹烛台（现藏于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国立博物院），她层次繁复，大气豪华，底座写有“养心殿总监造。钦差督理江南淮宿海三关兼管江西陶政九江关税务内务府员外郎仍管佐领加五级沈阳唐英敬制；献东坝天仙圣母案永远供奉。乾隆六年春月谷旦”的题款。她气派、豪华、精美，令人赏心悦目，成为一种规则的象征。同样档次，不同材质的灯台，在故宫博物院还有许多。

官窑器，代表皇家水准，在器型、绘画、釉色、材质上充分体现着皇家气度，规则异常严格，款式、图样常常需要经皇帝亲自审定，并交由督陶官在御窑场烧制，数量严格限制，一般每种只烧一两件，残次品均就地砸碎销毁，不得流入民间。同时还规定，百姓不可造、不可仿、不可用，例如皇家使用的龙凤纹饰，民窑更是不能使用，冒犯者

会被砍头的。

丙申初冬，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一件小油灯，吸引着我驻足良久。油灯再普通不过了，竹筒上，穿一道提梁，顶部开小口，上放一盏灯，黑黑的，油渍洒满全身，为旧时湘赣一带百姓家最常见的那种。旁边有个小纸牌说明，上面是这样写的：“毛泽东用过的油灯”。“井冈山斗争时期规定：各级机关晚上办公可以点三根灯芯；连以下晚上值班，只准点一根灯芯。按照这个规定，毛泽东晚上办公可以点三根灯芯，但是他坚持点一根灯芯。”

旧时，油灯燃的是菜籽油或茶油，光亮弱，油烟大，远远抵不上后来经过提炼的煤油。在点油灯的房间里度过一段时间，人的鼻孔会黑黑的。即便是点起三根灯芯，也抵不过今天一个普通的15瓦灯泡。

是毛泽东视力特别好，不需要明亮，还是他晚上根本就不需要灯光？显然都不是。从规定看，当时的物质条件极其艰苦，为了节约，不得不精打细算。按照毛泽东当时的地位和贡献，点三根灯芯是符合规定的，别人也说不出什么。可是他没有。晚上需要读书写文章是常

事，在选择光亮时，他却并没有向高标准看齐，而是主动降低了规则标准。

这让人联想到，上个世纪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毛泽东主席主动放弃吃红烧肉的故事。红烧肉和辣椒，是他一生的钟爱，看到老百姓勒紧裤带度日，他要跟群众一道，共同渡过难关。照理说，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即便是在困难时期，吃碗红烧肉，也不是什么难事。可他没那么做。国家遇到了困难，作为主要领导人，群众在看着自己，渡过难关，光说不行，还要以身作则。

遵守规则，并降低标准，和普通战士一样，主动点一根灯捻，看似小事，却体现了一个领导人的朴实作风，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搞特殊化的实际行动。条件艰苦，算得了什么？我胸怀大业，放眼千里，豆火根苗，足以照亮心中的那盏明灯。他心中思索的是建立根据地的大事，考虑的是中国革命的未来，但点灯这类小事，他也没有忽略。

“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不点三根，点一根灯捻，毛泽东又做了什么呢？灯盏旁的一块小黑板上有这样一段话：八角楼的灯光。1928年冬天，毛泽东在茅

坪的八角楼和茨坪等地，写下《井冈山的斗争》和《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两篇光辉著作，集中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中国革命的成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汲取，毛泽东同他的战友们经历了探索、波折、失败、总结、成功的艰难途径，每一步都付出沉重的代价。最终，找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路径，这才在中国的版图上描绘出了从井冈山到瑞金、到遵义、到延安、到西柏坡，直至北京，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条红线。这一个个节点，像一盏盏明灯，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如若追根溯源，谁又能说革命的燎原之火，没有井冈山那盏黑乎乎老油灯里的一苗呢？

同样是摆放在博物馆里，宫廷的灯，精美漂亮，等级森严，不容冒犯，是以文物或艺术品的身份呈现在观众面前的；而井冈山那盏老油灯，虽然只燃过一根捻，但却陪伴毛泽东度过了两年零四个月的艰难时光，照耀着他完成了一种理论，使中国革命找到了方向。她的分量、价值早已超越了那些精美的宫廷灯台。

# 梧桐叶落天下知秋

小山

梧桐，又名青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意象。

梧桐之名，即出自古老的典籍《诗经》。《诗经·大雅·卷阿》云：“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说的是神鸟凤凰，非梧桐不栖，此处表祥瑞。白居易《云居寺孤桐》：“一株青玉立，千叶绿云委。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是香山居士做人当如梧桐一般高洁通透的夫子自道。

在词作中，梧桐几乎成了表达寂寞、悲秋、别离等情绪的标配。如温庭筠的“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苏东坡的“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李易安的“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李煜的“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等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句。

时序到了现代，梧桐却成为一笔糊涂账。很多人在谈论梧桐时，经常张冠李戴。最常见的是误把悬铃木科悬铃木属的法国梧桐，当作咱中国的梧桐。其实，三球悬铃木才是它的大名，还有一球、二球悬铃木，分别是指美国梧桐、英国梧桐。从科属来说，这些外国货和梧桐科梧桐属的中国梧桐，没有一点关系。当年民国政府实在太喜欢这种植物了，以至于法国梧桐鸠占鹊巢遍布中国，而我们自己传统文化中的梧桐，却少有人知道。如今，很多城市要看梧桐树，只能去一些老宅、古院、名胜，才能一睹其清

影。

还有一种容易混淆的是泡桐，此树因为被焦裕禄用来治沙而闻名于世，兰考因此成为“中国泡桐之乡”。泡桐属于玄参科泡桐树植物，南北皆有，宁波的城市、乡野到处可见泡桐美丽的身影。

梧桐、法国梧桐、泡桐，三树虽皆有“桐”之名，却非同种植物。它们之间辨识也比较简单，中国梧桐笔直高挑，树皮青色光滑，故又称青桐，栽在院落非常舒朗清逸。法国梧桐有小球一样的果实，树干粗壮，树皮块状剥落，颇有历史沧桑感。泡桐最大的特色，是先花后叶，开花时满树繁花，极其壮观美丽。

自从搬到城西，和三“桐”都会齐了。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甬江大桥西侧路边一棵大泡桐树，它总是如老友般目送着我来来去去。小区附近的西湾路，行道树全是梧桐树，是宁波一条颇具特色的景观之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近距离观察梧桐的好机会，经常端着相机在树下逡巡。而海曙鼓楼附近的行道树，多法国梧桐，都是些上了年头的大树，颇有历史感。

深秋初冬早晨，送女儿上学，走在卖鱼路旁的法国梧桐树下，秋叶总会不期而遇飘然而下，手掌一样的美丽叶片，随意地落在路上、车上、绿化上，意境之美，令人感叹。女儿和我很有共鸣，她常说：“我也好喜欢看梧桐叶落，它们飘落在地上的样子真好看，如果车轮压过树叶，让它们平平整整贴在地上，就更好看了！”

# 星星

(外一首)

颜梅玖

像石头一样，一颗星星的安静  
拉开了天空与尘世的距离

整整一个夜晚，它耐心地点亮  
黑暗的身体  
那里面，水珠自叶尖滴落  
泉水升起淡蓝色的影子

当寺庙的钟声再一次穿过星宿  
稠密的林木中  
黑夜像一群乌鸦

总是这样，在我们缺席的旷野  
星星同黑夜一起消失

# 春光

在一棵紫薇树下  
我和万物一起接受  
三月的奖赏  
当我抬头  
我看见逝去的韶光  
又向我奔来  
疯开的白玉兰  
镀着金斑的山谷  
执拗的绿  
都和去年没什么两样  
我在山林里行走  
像所有人一样  
贪图这大好春光  
我满心欢喜  
我熟悉的满心欢喜啊  
我忘记了人世  
一年又一年的悲伤

# 锅留余香

孙道荣

朋友来家小住。第二天晨起，准备早餐，朋友卷起袖子说，鸡蛋我来煎。朋友算是个美食家，也就不客气，让他露一手。

大火将铁锅烧热，改小火，再倒入菜籽油。朋友说，这样煎的鸡蛋不粘锅。

油香弥漫。朋友忽然笑吟吟说，我能猜出你们昨天吃的菜。

怎么可能？说出来听听。

朋友眯着眼睛，吸气，说有芹菜。

我点点头。昨晚还真做了一道芹菜炒肉丝，是香芹，脆而香。

朋友又说，是不是还有葱爆鱼？简直神了。这是妻子最喜欢的一道菜，也是我常做的一道菜。

朋友闭着眼睛，缓缓地吸气，轻轻摇晃着脑袋，说，如果我没错的话，前一两天，你们还应该吃过羊肉。

我笑问他，你是怎么猜出来的？朋友笑着说，不是猜，是闻出来的。准确地说，是你家的这只铁锅，告诉我的。

我有点难为情地说，每烧一道菜，我都洗锅的，而且，洗得很干净，很彻底。我解释说，除了卫生外，还怕串味。

朋友乐了，你洗得再干净也没用，因为，锅会留下余香。

锅留余香，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在朋友的引导下，我也闭上眼睛，尝试着嗅嗅看。从铁锅里冒出的热气，丝丝缕缕，飘散在空中，细辨，果然有隐隐的芹菜香；再辨，确有葱香，还有一股淡淡的鱼香。那气味仿佛是层层叠叠的，一层比一层淡，一层比一层飘渺，它们纠缠，裹



苍茫时分

叶炜

# 纱窗外没有红娘报

谢善美

《红楼梦》这部书，可以囫圇吞枣读，喝酒赋诗热热闹闹；如果要“文本细读”，那就得什么都懂一点儿。比如第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就得了解牙牌令。书中写到轮到黛玉接令了：鸳鸯又道：“左边一个‘天’。”黛玉道：“良辰美景奈何天。”鸳鸯道：“中间‘锦屏’颜色俏。”黛玉道：“纱窗也没有红娘报。”这“纱窗也没有红娘报”，让人似懂非懂：没有红娘报纱窗？纱窗外没有红娘来报？总之倘若囫圇吞枣地读书，也就这么混过去了。细细品味呢，就不行了。

先得看鸳鸯出的是什么牌。“左边一个‘天’”不用说是“天牌”，上下六点相重。只不过这“天”牌的六点有些特别，一边三点是绿的，另一边是红的，上面左红右绿，下面就是左绿右红。黛玉读出《西厢记》的话来了，这是宝玉借给她看的。禁书啊，一个闺中小姐也读起来了，那还了得！这个曹公是有说明

的：“黛玉只顾怕罚，也不理论”。接下去鸳鸯又报出牌来了，“中间‘锦屏’颜色俏”，黛玉这才说“纱窗也没有红娘报。”这下要读懂这纱窗什么的报就先得看这张牌了。鸳鸯没有直接说明这张牌，只用“锦屏”来借代。笔者一时猜不出，只好再看下文：鸳鸯道：“剩了‘二六’八点齐。”黛玉道：“双瞻玉座朝朝仪。”鸳鸯道：“凑成‘篮子’好采花。”黛玉道：“仙杖香挑芍药花。”这“二六”明明白白，上面六点，下面两点，都是绿色的。一张天牌，一张二六，能与之凑成一副牌的只有四六。鸳鸯说，凑起来叫“篮子”。我辈叫夹六皇帝帽。这“篮子”或“夹六皇帝帽”的标准式是两张天牌，中间夹一张“至尊宝”中的二四。牙牌三十二张牌中只有“至尊宝”不成对：一张么二，么红二绿，一张二四，四红二绿，绿在上，就像篮子，倒过来就像皇帝的帽子。现在四六的四点移出来，二六的两点移出来，就是“至尊宝”中的二四了。剩下的两个六叠起来就是一张“天”牌。算是“篮子”或“夹六皇帝帽”的变化式。但这只解决了一半问题，四六上红下绿，红容易

想到红娘，绿容易想到纱窗。有人会问，难道纱窗是绿的？唐诗有句“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下面的绿令黛玉想到了纱窗。所以脱口而出。所以曹公“分眼分牌”，不会乱说。

但这么说并没有解决“红娘报”的问题。这非得看《西厢记》不可了。

好在网络时代了，整篇《西厢记》下载到WORD中，一查就可以。但没有查到，电脑骗人？减少关键词再查，这下查出来了。是“纱窗外总有红娘报。”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注释说：“纱窗也没有红娘报”；系改元代王实甫《西厢记》第一本第四折中张生唱词：“候门不许老僧敲，纱窗外定有红娘报”。是说候在门外不许老僧敲钟，怕红娘前来报信时听不到敲窗声，但与原文有明显不同。这个注释不全面，没有说这是金圣叹改动的。

这个金圣叹就喜欢改别人的优秀作品，比如腰斩“水浒”，这《西厢记》改动更是不少。人家施耐庵、王实甫就比他水平差？要他改什么？看看金批本《西厢记》，这人

的世界观着实落后。第一章金氏在“老夫人开春院，崔莺莺烧夜香”后批道“‘老夫人开春院’，罪老夫人也。……而因以失事，犹未减焉。”老夫人因开春院有罪，哪来后面的整本《西厢记》？后面的故事是张生与莺莺私下相恋，可见金圣叹对崔张两人的自由恋爱是抵触的。他的世界观比起王实甫落后了几百年。

金圣叹改动之处还有不少。如“借厢”一折中，张生问红娘莺莺的情况时，红娘的抢白，孙飞虎的围寺相逼时，崔莺莺的反应。特别是后者，王本《西厢记》中莺莺勇敢地提出愿意嫁给杀退孙飞虎之人；而金西厢则改为由老夫人出口。莺莺勇敢的冲破封建教的形象就大为削弱。

也有几处改动，却与《西厢记》思想性关系不大，只不过丰满了人物形象。

还有一处，就是“纱窗也没有红娘报”的批语：“心急如火，更不能待”，那是刻画张生等待崔莺莺的焦急心理。王本《西厢记》更直接——莺莺到来，必定有红娘作前导，所以张生等着红娘出现在纱窗外。